

旭宇传

蔡子潆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美术出版社

旭宇传

蔡子谔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策划：潘海波

责任编辑：徐秋红 杜丞轩 李 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旭宇传 / 蔡子谔著. —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310-8345-0

I. ①旭… II. ①蔡… III. ①旭宇—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2136号

旭宇传

蔡子谔 著

出版：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美术出版社

发行：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美术出版社

地址：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编：050071

电话：0311-87060677

网址：www.hebms.com

制版：石家庄披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石家庄建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0

版次：2017年2月第1版

印次：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160.00元



河北美术出版社



淘宝商城



官方微博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倒装等印制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311-87060677



作者蔡子谔和旭宇先生在一起交谈。摄于2014年春旭宇书斋。

蔡子谔 著名学者、作家、书画家。1943年11月出生于湖北武汉。现任河北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复旦大学，河北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学院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代文化部管理的艺术科学学科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特聘调研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河北省老教授书画研究院院长。

出版专著三十余部和《蔡子谔文集》(30卷)，发表论文百余篇，凡1300余万言。其中《崇高美的历史再现·正编》《中国服饰美学史》《原动力的潜层开掘》等分别荣获第十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3年度国家优秀艺术图书奖、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全国第五届优秀报告文学奖等国家级大奖和十余项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和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省政府奖。

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等13个中国国家级艺术家协会会员。创造了被“大世界吉尼斯纪录”核准的“加入中国国家级艺术家协会最多，获得艺术家称号最多的人”这一独特艺术文化现象和奇迹。

他创作的众多书画作品被出版、发表、参展并获奖，并被中南海、西安碑林博物馆及诸多文化美术机构和收藏家收藏。

目 录

第一章 祖辈父辈与旭宇童年

- 一、祖辈父辈 /1
- 二、清苦而温馨的童年 /9
- 三、读书和习字 /17

第二章 奋发向上的求学时期

- 一、朦胧的文学启蒙 /27
- 二、读诗与悟诗 /33
- 三、诗的梦境里飞翔 /37

第三章 碑版追寻与军垦诗情

- 一、自学 /42
- 二、追寻碑版的历史足迹 /46
- 三、军垦新曲 /52

第四章 诗歌太阳的朗照

- 一、田间的半个秘书 /63
- 二、任《长城》诗歌、散文组长 /69
- 三、书协两次与旭宇擦肩而过 /76
- 四、主持纷乱的“民艺会” /80
- 五、主编《诗神》 /87
- 六、清晨的春鼓 /92
- 七、“他将自己注入笔端” /96

第五章 书法月亮的流泻（上）

- 一、与日本书道文化的交流 /101
- 二、可陪易安居士填词的林岫 /110
- 三、旭宇书法审美谈 /114
- 四、诗书合璧话旭宇 /117
- 五、与沈鹏先生谈诗论书 /121
- 六、“香港之旅”的前后 /127

第六章 收藏家的情缘

- 一、收藏的滥觞 /131
- 二、与古玉结缘 /134
- 三、书法家的书法收藏 /141

第七章 书法月亮的流泻（下）

- 一、挺进书法大省 /147
- 二、打造书法强省 /153
- 三、河北作协举办“旭宇书法展” /159
- 四、与刘炳森的深情厚谊 /165

- 五、“三个结合”的重要书学理念 /171
- 六、“思念二十载”的张海 /177
- 七、生命的愉悦、合力和意象 /180
- 八、对老师的感恩情怀 /187
- 九、温馨家庭 /196
- 十、拳拳赤子心 /201
- 十一、书学的沉思——旭宇访谈录 /207

第八章 深刻影响书坛的“今楷”

- 一、沈鹏夸旭宇讲得好 /221
- 二、“今楷”理念的提出与阐释 /225
- 三、“今楷”的采访反响与探讨 /236

第九章 “向祖国汇报——旭宇师生展”巡礼

- 一、“向祖国汇报——旭宇师生展” /250
- 二、旭宇的作品与品鉴 /255
- 三、巡礼与奋进 /257

第十章 倡议修建“祭侄稿园”

- 一、颜真卿与土门关 /263
- 二、“祭侄稿园”的再倡与重启 /268
- 三、“祭侄稿园”畅想曲 /269

第十一章 河大建旭宇艺术馆·塑像

- 一、河大要建旭宇艺术馆 /275
- 二、郑标编导拍《大家旭宇》 /279
- 三、旭宇塑像将安放旭宇艺术馆 /283

第十二章 旭宇艺术研讨会

- 一、领导题词与致贺 /290
- 二、书法实践与书学理论的深入探讨 /294
- 三、诗美与书美的必然联系 /296
- 四、书协领导和旭宇的总结 /300
- 五、名家的书面发言 /302
- 六、贺词贺电交驰而至 /305
- 七、《大家旭宇》梓行 /308

第一章 祖辈父辈与旭宇童年

一、祖辈父辈

独擅“袖吞金”的爷爷——能书善画的父亲——性格刚烈堪比“沙奶奶”的母亲

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有一条还乡河，河里长着很多芦苇。河边有个小村庄。芦花开的时候，远远望去，黄绿的芦苇上好像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风一吹，鹅毛般的苇絮就飘飘悠悠地飞起来，把这几十家小房屋都盖在柔软的芦花里……

这是管桦的《小英雄雨来》开头关于还乡河两岸风情的诗意描写，一般的读者大概在童年时期诵读过，因为它数十年一直是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

本《旭宇传》的传主旭宇也不例外，当他在上小学读到这篇课文中的描写时，忽发奇想，咦，

这“还乡河”，这“芦花村”，不就是写的我们家乡刘家胡同吗？侯旭宇长大成了著名诗人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著名老作家管桦。一问，果然就是写的他的家乡这一带。因为管桦的家乡，就在离刘家胡同村十几里地的东头女过庄，而他参加革命后所在的冀东军分区，也常在还乡河一带开展工作，同敌人战斗哩！

坐落于芦苇丛处的还乡河两岸的许家桥村，是旭宇的远祖于明初跟随燕王朱棣扫北时，辗转燕山南麓，颠蹶还乡河畔的落户之处。

旭宇的祖爷爷，弟兄八人，筚路蓝缕，垦荒种地，人丁兴旺，渐次发达起来。在许家桥盖的许家大院，清一色的卧砖到顶，白灰抹墙，六进六出，甚为轩敞。一排四个大门，有的大门能过骡马胶皮大车，是何等气派！看到山西平遥的乔家大院，也就想见了许家大院当年的气象。韩国有一任总统叫许诚，据说便是许家桥许家“八大门”中的一脉。

然而，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隆盛家势，说败落，如大厦倾圮，呼啦啦地一下便垮了下来。到了旭宇爷爷许永云这一辈，由于生计窘迫所逼，他伯祖在二十多岁时，便背井离乡，闯了关东……

旭宇的爷爷许永云，十几岁时给乡绅富户当书童，伺候东家的小少爷上学。他自己虽没上过学，但耳濡目染，便也认得不少字，可谓粗通文墨吧。他不知从哪里学得一手绝招：“袖吞金”。

有一年岁末时，地主在县城的商号年终盘点，东家带了管家前去查账，也带着旭宇那当书童的爷爷，好在一旁伺候笔墨纸砚。在对一笔大账时，商号的账房先生拖着悠长的声调朗声唱念，管家便将算盘珠子扒拉得噼里啪啦的乱响。当账房先生报完最后一个数时，旭宇他爷爷便将袖中的手伸了出来，脱口而出地报了一个数。精明的东家管家的噼啪乱响的算盘平息下来之后，用眼扫了一下算盘上的算珠，转过头来，满脸狐疑地问旭宇他爷爷：你刚说是多少？旭宇他爷爷怯生生地将那数字又说了一遍。“嗨！不差毫厘！你是怎么知道的？”旭宇他爷爷伸出一只笼在袖中的手，撮起拇指和食指、无名指，捻了捻说：“我会‘袖吞金’。”这所谓的“袖吞金”，大抵是民间流行于交易过程中，将手笼于袖中，用拨动手指作为辅助手段的心算速算法。“小小年纪，你还真有一手。今后账房先生算账，你就用‘袖吞金’给他搞搞核准。”旭宇他爷爷后



刘家胡同村东的还乡河。旭宇儿时的幸福天堂。著名作家管桦笔下的《小英雄雨来》，就是这条河诞生的故事。20 世纪 70 年代后，旭宇与管桦多有交往，管桦曾寄诗给旭宇在《诗神》上刊发，并绘多幅风竹赠给旭宇。管桦的故乡在丰润县女过庄，旭宇亲自踏访过。一条有灵性的河让二位作家成为忘年交。

来收过一个刘姓的徒弟，20 世纪 50 年代当了合作社的队长。他见到旭宇，总是谈起他爷爷颇见传奇色彩的“袖吞金”。

爷爷许永云非常疼爱旭宇——上小学时旭宇名叫许玉堂。爷爷常常抱着偎在自己怀里，有时还用自己下巴颏儿上的短髭，扎孙子细嫩的脸蛋儿，逗得他咯咯直笑。

旭宇一岁多时，有一次在炕上跑着玩儿，被枕头绊了一下，摔在炕上，右眼角被放在炕上的剪刀戳了一下，小旭宇哭了，捂着眼的手指缝里流出血来。爷爷见了，一把把他揽在怀里，一面大声斥责看着他的年幼姑姑，并操起扫炕笤帚，便朝他姑姑投去了。按说，爷爷也疼爱姑姑，常言说，女儿是爹妈贴身的小棉袄，然而，到底敌不过长孙这个心肝宝贝儿。奶奶也骂着，赶紧到邻居家找来治创伤的药面，爷爷亲自动手，用手

指撮起来小心翼翼地抹在创口上。

小旭宇一生下来毛发就特别旺，头发又黑又粗，根根儿直立，犹如“怒发冲冠”一般。别的孩子头上的胎毛，又稀又柔，剃头师傅都是用毛巾蘸点热水一湿，几刀子便刮得光光净净。小旭宇的头发可不行，刮得头上直出血，脸上满是泪地哇哇大哭。爷爷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在那经常吃糠咽菜的岁月里，硬是让旭宇他爸爸，为他到玉田县城里买了把推子，由他亲手来为小旭宇推头。旭宇六岁时，爷爷过世了。旭宇睡梦里还哭着找爷爷。后来，他的头便由爸爸来推。如今已过古稀的旭宇，头发仍是又浓又密，乌黑乌黑地闪着光泽。

满头乌黑乌黑的小旭宇在青青的苇荡里一天一天地成长着……

就在1943年一个芦花飞雪的季节，小旭宇的母亲在炕上纳鞋底，小旭宇依偎在她身边玩线团。

小旭宇见一个箍着毛巾的叔叔，搀扶着另一个穿灰衣服的人，站在茅屋门口说：“大嫂，我们从你家往西走了。要是小鬼子来问，就说没看见。”小旭宇注意穿灰衣服的手臂上还有淋漓的鲜血。不一会儿，便见院内鸡飞狗吠，人声鼎沸。妈妈将小旭宇一把揽在怀里，小声叮嘱他：

“别怕，别出声。”一个精瘦的“瘦猴”踢开门，让两个胖墩墩的鬼子闯进屋来，他手里拿把明晃晃的大洋刀，在小旭宇妈妈的脖子上来回直蹭，叽哩哇啦地说了一遍。那个“瘦猴”便大声问小旭宇的妈妈：“太君问，你看见八路没有？”妈妈毫不胆怯地说：“什么‘八路’‘七路’的，俺不知道。……”“瘦猴”和日本鬼子相互叽咕了一番。“瘦猴”又问：“有一个手臂受伤的，看见没有？往哪里去了？”母亲说：“看见门外好像有一个人扶着，手臂上有血，往东边河滩去了。”

日本鬼子和汉奸翻译听说后，便带人朝东边追去了。

妈妈将小旭宇抱起来，亲着他的脸蛋儿说：“没吓着我孩子吧？”小旭宇摇头：“没有，妈妈，我一点都不怕。”

这么说来，四岁的小旭宇是否也算得一个小英雄雨来呢？而小旭宇的妈妈，可真有点像“沙家浜”芦苇荡中的沙奶奶了。

旭宇的父亲名叫许晋魁，是一个颇有天分、聪敏明慧的人。他仅上过“冬三月”，不仅会写字，而且能写得一笔好字。村里过年，左邻右舍门院的春联，都出自他的手笔。

在旭宇的记忆里，他父亲还在农闲里，精心地画过一幅题为《芦雁图》的画哩，画上还用疏朗的行草题写了“黄苇一江花，停舟片日斜”的诗句。那丛丛芦苇，发秆爽劲，扫叶洒脱，纵笔自如，别具萧散笔意。一个私塾先生见后，迭加夸赞，说：“此画以墨竹法写芦雁，疏而遒劲，颇得边寿民画意。”

旭宇后来才知道，这边寿民乃清代画家，原名维祺，字寿民，以字行，号苇间居士。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工诗词，花卉翎毛，均有逸趣，尤以泼墨芦雁驰名于江淮间。传世作品有雍正九年作《芦雁图》页册，十年作《芦雁图》轴，1928年文明书局曾出版有《边寿民鱼雁杂画册》等影印本。

旭宇想父亲当年的《芦雁图》，很可能是临摹《边寿民鱼雁杂画册》上的画。不然，怎么私塾老先生会有“颇得边寿民画意”的佳评呢？一个只上过“冬三月”的村野之民，能有如此翰墨才情，也真算是奇事了。

然而，许晋魁又是一个待人接物极宽厚笃实的人。他伯父许占云即旭宇的伯祖，二十几岁闯关东后，他和父亲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省吃俭用，才盖起了三间半草棚子，依偎着清波荡漾的还乡河。

说起还乡河，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哩。此河在宋之前叫“溷水”。由于流经的丰润县地势较高，玉田县地势偏低，因此由丰润流经玉田时，即反方向地由东北向西南流入海河。据说宋徽宗赵佶被金军所掳，押往五国城（即今黑龙江依兰）途中，行至此处，见溷河滚滚滔滔，竟一反常态向西南即汴梁的方向流去，喟然叹息：“水尚能还乡，我何时才能还乡？”后来，人们感念宋徽宗缅怀故土的情愫，故将此“溷河”更名“还乡河”。后传徽宗曾作《过思乡桥诗》。录其诗如下：

沙岩寺里树苍苍，塔势峻嶒大道旁。

北狩玉尊仍出塞，西流溷水自还乡。

看花古寺愁风雨，驻马危桥泣晓霜。

五国城中寒月白，魂归山岳总荒凉。

（引自《冀东诗史话》）

还有一个感人的“还乡”故事，时时牵动着旭宇的心。

1949年冬天，一个飘着雪花的日子，八十余岁的伯父从东北孤身一人，裹着满身的风雪回来了。由于独生子特别是儿媳不孝顺，经常吵嘴怄气的缘故，说起来，老泪纵横，欷歔不已。从此，许晋魁就让“还乡”的伯父不再流落关东，而是替他兄弟尽孝，把孤苦伶仃的伯父赡养起来。一直活到88岁，无疾而终。

88岁在中国称作“米寿”，因将“米”字拆开，正好是中国数字的“八十八”。另，108岁便被称“茶寿”。因将“茶”字拆开，恰是中国数字的“卅”加“八十”加“八”。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寿称。自是另话。

旭宇家里有好几位长辈，都活到了“米寿”。除他爷爷66岁（也是一个吉寿）过世外，他伯爷爷活到了88岁，奶奶是88岁，父亲也是88岁，还有他大姑，也是88岁。真可谓是“米寿之家”，可谓极为罕见。探究起长寿的秘诀来，我想同他们纯朴的家风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质朴勤劳的生活习惯及豁达仁厚的善良本性，是不无关系的。

旭宇的父亲，待人笃实诚悫，在四里八乡都是有口皆碑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农闲时，他父亲便会将家里他母亲和姑姑织的土布，推着木轮车北上迁西、遵化，南下宝坻去卖。有年夏天，一个老乡买一匹布，算错了账，给了五匹的钱，他父亲发觉后，不顾赤日炎炎，暑热难耐，硬是沿着那个买布老乡走的道，紧跑慢赶地把那个老乡追上了。感动得那个老乡不知说什么好，非要多给一匹布的钱不可。他父亲一下将那人拿钱的手攥住了，没说要，也没说不要，而是说道：“老哥，你说是这一匹布的钱多，还是四匹布的钱多？”“当然是四匹布的钱多。”“我稀罕的不是钱，要不，这大热天的，我死乞白赖地追你干啥？”“好人，真是好人呐！”那老乡眼里噙着泪紧紧地攥着他的手不放……



旭宇的父母。1975年冬摄影于故居。

父亲许晋魁，母亲李殿荣，二位老人青壮年时期均无照片，这是不多的一张留影，是旭宇亲自为父母拍摄的。父亲1996年过世，母亲2013年过世。父亲的忠厚，母亲的干练，影响旭宇一生。父亲教他的清正忠厚，铭记于心。

他父亲还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不论哪个季节哪块地里种什么，他心里早有盘算，就是哪块地里有多少棵庄稼，秋后能打多少粮食，他心里的那把算盘，早就扒拉下来了。要不，他总是那么不紧不慢、神闲气定的样子，转（zhuǎn“转文”的“转”）个词儿说，这叫“胸有成竹”。

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旭宇他父亲与村里一户杨姓的老乡合买了一头驴、一挂车。拉肥运货，总先尽着别人家用。有时姓杨的老乡问：“你家不用？”“还用不着咧。”当有一次这姓杨的老乡发现，他父亲为了赶农时，自己私下一家人在肩挑担驮地往田里送肥。后来到用牲口时，那老乡对旭宇他父亲也用上了那句话：“先不用咧。”两家关系，越来越融洽。

新中国成立后，旭宇他父亲在村里当“钱粮”，互助组时当会计。从没有占集体一分钱的好处。所以从“钱粮”到会计，乡里乡亲们打心眼里信得过。他待人诚恳，宅心仁厚。将他伯父不虞温饱地伺候到“米寿”无疾而终。他自己也是一样，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地过完了“米寿”，也是无疾而终的。

旭宇的母亲，是玉田县潮云铺村的人，名叫李殿荣，是一个快言快语、骨鲠刚烈的女子。她少失怙恃，三岁失母，五岁丧父，孤苦无所荫庇，由她叔叔接过去抚养。

她十二岁那年的一天，为针鼻儿那么大小一点事，当她婶婶数落她时，她竟同她婶婶顶起来。她婶婶气极了，用食指在她前额使劲一戳，嚷道：“你这个死妮子，还敢犟嘴？！吃饱了把你撑的……”不料她把手里的针线筐箩往炕上猛地一蹶，噙着嘴腾腾腾便走了。

不一会儿，便听见院内有一个人的声音大喊：“快来人，你家小荣子跳井啦！”她婶子一听，一股疹人的寒气朝她脑门子袭来，她毛发倒竖，赶紧随来报信儿的人朝井台赶去。

她婶一跑近井台，便有村里人告她：“活着，活着，可这个犟妮子就是不肯上来！”她婶子急忙趴在井口一看，哎呀！我的妈呀！一丈多深的黑幽幽井水里，仅露着她侄女一个湿淋淋的头，就像个落汤鸡一样。她“哇”一声，呼天抢地地哭起来。人们赶紧劝她：“她婶子，你快叫小荣子上来吧！”任她婶子好说歹说，她就是纹丝不动。最后还是她婶子给她认了错，她才坐在木桶上，让人摇着轱辘嘎叽嘎叽地把她摇起来。

此后，叔叔、婶婶都不敢再轻易地“嚷”她了。就是村里的人，也都高看她一眼：“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儿，骨子里这么烈的性子。”

她也不识字，但她聪慧伶俐，干起活来特别利落。家里的家务，她一搭手，三下五除二便干完了，并且无一不是妥妥帖帖，清清爽爽。无论在娘家还是婆家，都受到众口一词地夸赞。

她在婆家干得最多最好的活儿，便是纺线织布。机杼的札札声，往往从天不明一直响到夜深……旭宇在谈及他劳碌一生的母亲时，深情地说：“我童年就是在机杼札札声中度过的。”

札札的机杼声，是一支平凡劳动的颂歌，是一只自上而下，自头到尾而又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赞歌。这歌铭刻在幼小的旭宇心里，吟唱在他奔流不息的血液中，终生永不停歇，激励他奋发向上，再接再厉。

二、清苦而温馨的童年

抓周——“燕”：第一个会写的字——最小最好的学生——替人受过——从“小老师”到“小导师”——一人上课——住百家屋——替父修水库

小旭宇“百岁儿”之际，爷爷将他抱起来坐在炕头，依偎在奶奶的怀里，母亲坐在他的身边，似乎还捉住他那两只不停舞动的小手。两个姐姐也帮着父亲在一起忙活，他们好像拿来了许多东西，放置在了旭宇的面前，等他们布置停当之后，还盖上了一块蓝印花的包袱布。

蓝印花的包袱布一揭开，呈现在小旭宇眼里的是一个琳琅满目、五色斑斓的世界。这里有红艳艳的甜枣，有黄澄澄的玉米，有两三块包着花纸的糖块……还有许多扁圆的珠子，能上下滑动的算盘，毛笔、墨锭和书等等。

小旭宇先是摸了摸算盘，又抓起了一本书，放在嘴里，竟像吮吸奶头一般地咬着，正当大家特别是爸爸感到诧异和惊喜时，他的手竟将离他较远的一只毛笔举了起来。

“看来，这孩子将来准有出息。”奶奶说，“是个读书的料。唉！生到富人家就好了。”

“妈，咱再穷，再苦，就是砸锅卖铁，”小旭宇的父亲斩钉截铁地说道，“也要供他读书。”

小旭宇的茅草屋的房梁上，有燕子筑了一个小小的窝。

小旭宇时时仰起脖子看它们，那个“红脖儿”是公燕，“白脖儿”是母燕。它们经常依偎在窝边，呢呢喃喃地说着悄悄话，是那样的温和、亲密……

小燕子非常懂事，每当小旭宇一家围着桌子吃饭时，它们往往就飞出去了。如是晚上或阴雨天，便“蛰伏”在窝里，连毛毛茸茸的头也不